

CHINA

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

小说卷1.

主编 张美妮 金燕玉



新世纪出版社

CHINA

2001
I28
17
2:4(1)



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精品文丛



小说卷



.1.

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



3 0438 8454 7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小说卷(1~3)/张美妮,
金燕玉主编.—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1.3

ISBN 7-5405-2199-6

I.百... II.①张...②金... III.①儿童文学—作
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82 号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

小说卷(1~3)

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码:5101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南燕彩印厂

(广州市石溪富全街 2 号 邮码:510280)

规 格:850mm×1168mm 1/32 印张 33.25 字数 770 千

版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05-2199-6 / I·280

总 定 价:45.00 元(1~3 卷)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导言：阅读的宝库



文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长的伴侣，意味着心灵的雨露，意味着精神的家园，意味着美的存在，意味着笑的源泉，意味着第二个生命。

没有文学，从幼年到童年到少年的生命，是乏味的，是寂寞的，是枯萎的；有了文学，从幼年到童年到少年的生命，是美妙的，是多彩的，是滋润的。

文学，可以给孩子欢乐和美感、知识和智慧、正义和勇气。在孩子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乘着文学之船，孩子们可以更愉快、更快速、更安全、更正确地行驶到人生的彼岸——社会。

孩子与文学天生有缘，有哪一个孩子不是在儿歌声中甜蜜地入睡，在儿歌声中快乐地嬉戏的呢？又有哪一个孩子不爱听故事呢？但是，如果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那么，孩子与





文学便会很快分手。如果童年和少年能够成为一生中集中阅读文学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将会使孩子们终身受益,在心中永远保留一份对文学的爱。

为孩子们建立一座阅读的宝库,这就是儿童文学的价值,能够进入这座宝库的作品应该是真的、善的、美的,应该是能够引起孩子永久的兴趣,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和赏心悦目的,应该是经过岁月的冲刷而留下来的,应该是有趣和有益相交融的,应该体现出对人类永恒价值的肯定和追寻,应该使孩子的人生更加美好,使孩子的世界更加丰富,这就是儿童文学精品的内涵。

当我们穿越百年时间的隧道,去审视、检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时,会惊喜地发现,经过五个时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已经为孩子们建立起了一座阅读的宝库,里面充满了精品,精品之中还有经典。

站在最前面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们,“五四”时期的一代伟人。随着人对儿童的发现,他们心中激发出了一股创作儿童文学的热情,对于儿童的热爱和认识,以及对童年的重视和珍惜,成为他们创作儿童文学的源泉。孩子世界那自然有趣的生活,成为他们作品的主要题材。在这一个时代中,我们可以读到冰心那洋溢着爱的散文、俞平伯那散发出儿童情趣的诗,还有具有经典意义的鲁迅的小说和叶圣陶的童话。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社戏》和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树立起来的高峰至今尚未被超越。他用优美、简洁、富有表现力、穿透力和感情色彩的语言,描绘出19世纪末绍兴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的风貌、儿童教育的情状、儿童娱乐活动的画面,那得不到满足和发展、关不住也压不下的儿童的好奇心、审美情和求知欲,那活泼的年幼生命的跃动、亢奋和天真,那显示出美好人性的孩子之间的友谊、坦诚和互助,都千遍万遍



地感动着、温暖着每一个小读者的心,吸引他们进入最佳的阅读状态,达到最成功的阅读。所谓最成功的阅读,根据韦恩·C·布恩的论述,就是“被创造出来的自我、作者和读者从中能够找到完全的一致”^①。看社戏之快乐,百草园之趣味,三味书屋之窘迫,对于小读者来说,是与他们的心灵息息相通的,在阅读过程中,必然会唤起他们的审美感应,给予他们阅读的快乐。童心的需要、向往和追求是永恒的,为童心作文学写照的《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是永恒的。

20世纪20年代的童话经典当然非叶圣陶的《稻草人》莫属。鲁迅称它“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童话集《稻草人》的出现,结束了模仿、改制外国童话的时代,开创了从中国的自然乡土和社会现实创作童话的时代,使我们的童话作品具有民族的特征和时代的特征。正如安徒生的所有童话差不多都以丹麦为背景那样,叶圣陶的童话基本上都以中国,特别是中国江南水乡为背景。“绿的平原、壮阔的长江、铺着黄沙的大漠、浊流滚滚的黄河……”,这些最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景物,都被叶圣陶充满诗意的笔描进童话。他的童话人物,也是典型的中国人——育婴堂长大的木匠徒弟、乡村拉胡琴的、邮差、农夫、放牛娃,或者原型是中国事物的拟人形象——燕子、画眉、鲤鱼、金鱼、玫瑰、小黄狗、稻草人等。叶圣陶是我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童话家。民族性、时代性、独创性,这三性的统一就是叶圣陶所开创的童话创作之路,也是他的经典童话给予后来者的启示。

30年代,儿童文学的题材向社会扩大和延伸,从小世界进入大世界,中长篇的儿童小说和童话出现了;体裁方面,除了诗歌、小说童话、散文之外,又有了科学文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以现代化的大胆、奇特的幻想,荒诞、夸张的艺术手法,奇特

^① 《阅读行为》第4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不凡的童话形象,幽默热闹的风格,树起了长篇童话的里程碑。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以简明浅近的语言、写实和幻想组合,成为一部充满赤子之心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茅盾的散文,董纯才、高士其的科学文艺作品,陶行知的儿童诗,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读物。

40年代,最有光彩的儿童的文学形象是“二小放牛郎”、“小英雄雨来”、“送鸡毛信的海娃”等抗日小战士。这样的形象在50年代又出现了“我和小荣”,在60年代初又出现了“小兵张嘎”。他们是中国儿童小说人物画廊中所特有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儿童,却有永久的生命力。张天翼笔下的罗文应、王葆,严文井笔下的唐小西,则是50年代普通小学生的典型形象,他们身上有着孩子们永远在克服,又永远难以克服的缺点,他们是活生生的孩子的文学真实写照。

50年代,吸取民间文学滋养发展起来的童话幻想开出了灿烂的奇花。《神笔马良》、《野葡萄》、《金色的海螺》、《孔雀的焰火》,以及《猪八戒学本领》、《狐狸打猎人》,无不闪耀着民间的智慧和幽默,民间的纯朴和愿望。而否定幻想、否定传统、否定文化和文学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即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几乎一片空白。摧毁殆尽的小百花园地,只余下零星星星的科学文艺作品。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收获期,在改革开放、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儿童文学实现了两个回归——向儿童回归和向文学回归,除了科学文艺未能有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外,小说、童话、诗歌、散文都有大量的精品涌现。这是一个发现个性、尊重个性、丰富个性、塑造个性的时代,少年儿童的形象从未被描绘得如此多姿多彩;这是一个创作视野开阔、题材之路越走越宽的时代,动物、大自然景物、风土习俗都进入了儿童文学



表现的范围；这更是一个打破艺术思维定势、幻想空间和表现手法大大拓展的时代。童话家孙幼军和诗人金波获得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提名奖，郑渊洁成为最受少年儿童欢迎的“童话大王”，曹文轩的儿童小说的艺术追求，秦文君儿童小说在小读者中的声誉，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

回顾百年，精品荟萃，这些作品都已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时间的流逝，并未减弱它们的文学魅力；世道的变迁，也未改变它们的阅读价值。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它们始终被阅读，足以证明文字文化不可替代的存在和作用。在各种传媒高度发达、文化方式趋向多元的世纪之交，有些人开始焦虑，为儿童文学的前途担心。其实这大可不必，完全不必担心需要不需要儿童文学。应该焦虑的是，能不能产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能不能充分施展文字的优势去赢得小读者。《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①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利用文字创造出孩子们所喜爱的艺术世界，建立起更美更好的阅读宝库。

编者
2000年7月

^① 《文明和文化》第33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CHINA

目录



阿菊	叶圣陶 / 1
义儿	叶圣陶 / 8
社戏	鲁 迅 / 17
寂寞	冰 心 / 27
猫	郑振铎 / 40
夜渔	沈从文 / 46
腊八粥	沈从文 / 52
小人儿	胡也频 / 57
小坡的生日	老 舍 / 71
大鼻子的故事	茅 盾 / 201
小哥儿俩	凌叔华 / 222
鸡毛信	华 山 / 235
雨来没有死	管 桦 / 269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 / 277
我和小荣	刘 真 / 287
小胖和小松	杲向真 / 311
海滨的孩子	萧 平 / 324
省城来的新同学	陈炎荣 / 334
三号瞭望哨	黎汝清 / 343
新同学	叶君健 / 350





阿 菊 *

叶圣陶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旧的长凳，已使他的身躯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哪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

* 本篇及以下一些 20 世纪早期的作品，用词用语以及标点与现在要求的有所不同，为保留历史原貌，未做改动，请小读者留意。





园里的酒缸盖，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摆地回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上，两手像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奶头，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奶，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咿呀欲达意吧，号哭欲起来吧，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甜蜜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奶汁，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声，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一位女教师抚着他的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



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跃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映照，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睛看去，才见那些和他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得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不答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吧。”伊姗姗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哪里呢？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哪解得爱护他，哪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



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神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魁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座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座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他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哪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裸体,或穿红色的背心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便笑着对他道,“你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好一会,经过了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仅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



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吧。”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这是他惟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住在哪里?”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

“他们住在屋子里,”群儿作谐和的语调回答。

“屋子里怎么进去?”

“有门的。”

“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低呢,阔呢,狭呢?”伊非常悦乐,笑容含优美的画意,语调即自然的音乐。

“阔,高,”有几个说,“自然比他们阔,高。”在那些声音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低”字的音来,这是阿菊回答的。

“门怎么开法?”

“执这个东西,”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

“请你开给我们看,”伊指一个梳着双辔的女孩子说。

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伊走到门首,执着拉手往身边拉。但是全无影响。

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奋勇道,“我能开。这么一旋就开了。”

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他执着拉手一旋,再往身边拉,门果真开了。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我们开门先要这么一旋。”说罢,教大家依次去试。

这事轮到阿菊,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他拉了一会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转,也不成,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开了一丝半缝。他窘极了,脸皮红到发际,眼泪含在眶里,呼



吸也喘起来了，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但是外面哪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师按着钢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群儿——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说，“我们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们笑颜齐开了，双臂都平举着，有几个已作蝶翅蹁跹的姿势。琴声再作，那美妙的愉悦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声也随之而发：

飞，飞，飞，飞到花园里。
这里的景致真美丽。
有红花铺的床供我们睡眠；
有绿草织的毯供我们游戏。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高，飞得高。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低，飞得低。
我们飞作一团，不要分离。
你看花在笑我们了，笑得脸儿更红了。
哈！哈！哈！
花呀，你来和我们一起儿飞！
来呀，和我们一起儿飞！

阿菊站在群儿的圈子里，听不出他们唱些什么，但觉自顶至踵受着感动，一种微妙的醉心的感动。他的呼吸和琴声歌声应和着，引起一种不可描写的快慰，适意，超过他从前惟一的悦乐——衔着他母亲的奶头睡眠。于是他的手舞动起来，嘴里也高高低低地唱起来；这个舞动呈个触目的拙劣的姿势，没有别的孩子那么纯熟灵活；歌呢，既没词句，又没节奏，自然在大众的歌声里被挤了出来。然而这个与他何涉呢？他总以为是舞了，唱了。刚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它们疏远了。只可惜他领略